

夜色苍茫待晨曦

黄培瑜

午夜，被溜进窗帘缝隙的一束光闪了一眼，便辗转难眠，倚窗望去，天暗如渊，月弯似钩。

在这小城数十年，我日复一日地奔波忙碌，被淹没在这城市的喧嚣里。或许，我该去看看这城市的夜色和晨曦，看看那喧嚣以外的宁静和素美。我被突然冒出的念头拉住了，何不踏月而出？

在床上睁着眼睛躺了许久，看看时间，已是凌晨四点多钟。起身，叫醒熟睡的家人，洗漱完毕，穿戴整齐，驱车向海边。夜色苍茫，熟悉的路上，却不是熟悉的时间，景象似疏似熟。

早餐店已灯光点点，里面晃动着忙碌的身影，有早起的人，也有夜归人吧。微风送来轻轻的低语，入耳之时，隐约难辨，可在这沉寂的夜色里，却倍感亲切。

伏天吃米

郭华悦

夏天，屋里常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。

母亲那头，是热上加热。夏天，已经够热了。母亲这一代的人，节俭惯了，不习惯开冷气。而火上浇油的，还有炒米汤的热。

炒米汤，是儿时至今的消暑饮品。将小米用铁锅炒热，加入白糖等调料，后再注入凉水，直至小米煮至开花，炒米汤也就做成了。之后，将炒米汤舀出来，放在小坛子里，置于清凉的清水中，也就成了消暑良品。

冷天烧炕，伏天吃米。老家流传的这句话中，所谓的“米”，便是炒米汤。旧时的人家，院子里大多有一口井。而到了夏天，井水中的坛子，便成了酷暑中的一道风景。黄昏时分，归家的农人们手一伸，一碗炒米汤，一饮而尽，已成了一种乡间夏日的习惯。

如今，条件好了，可以用冰箱代替井水。但炒米汤，仍旧是苦活儿。到了夏天，炒米汤的消耗量大。母亲往炉火前一站，往往便是大半天。等一坛坛的炒米汤，几乎饮尽，母亲肩膀上的擦汗巾，也几乎全湿了。

而与母亲截然相反的，是我们这头。

夏日里，开着冷气，手中一碗炒米汤。小饮一口，丝丝清凉从舌尖开始，蔓延至全身。那一刻，顿觉酷热的夏日，原来也有着美妙的时刻。可这美妙，却是母亲的挥汗如雨，所换来的。一念及此，心中顿时感慨万分。

于是，夏日的家中，便由此分为两个世界。母亲的世界，以锅碗瓢盆为中心，热气腾腾中，清脆的炒米声，汇成了一曲夏日的旋律；而几米之外的另一个世界，冷气氤氲，米汤在手，说不出的惬意。

热世界，是爱；冷世界，是被爱。热世界的人，心中满满是爱，汗如雨下，脸上却是满足的笑容；而冷世界里，被爱的幸福，同样也是夏日里美丽的风景。

幽静的文曾路弯弯绕绕地伸向深邃的大海，两旁的三角梅，挨挨挤挤，清新挺拔，月光倾泻于上，竟觉得比白天更柔美。穿行在这条路上，有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”的轻松感。

走到松软的沙滩上，余温未褪的细沙，纷纷爬上双脚。涛声阵阵，海浪拍打着那高高的岩石，哗哗啦啦。海风扑面而来，咸咸的，黏黏的。远处闪烁着微光的灯塔立于海上，翩飞的海鸟掠过水面，或者它们远渡重洋才归故乡，或者它们是栖息在自己生长的故乡，此刻它们围绕着灯塔，嘤嘤着，互诉衷肠。

仰头望去，深色的天幕好像触手可及，又遥不可及。约莫过了半小时，天幕突然像有人悄悄掀开一条小缝，从中间透进一点点金色的霞光。霎时，云儿开始飘过来凑热闹了，在那霞光

旁边，伸展舒卷，仪态万千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天幕的宽度越拉越大，天渐渐亮起来了，霞光的颜色也丰富起来了，白的、金的、紫的，那弯月也随之不见了。海那边的城市、群山也渐渐在薄雾中苏醒了。那霞光染得到处金灿灿的，亦幻亦真，仿若置身在一个我不曾到过的空间里。忽然，太阳的一角从海天连接处探出一条金边，那金色铺满了一整片水域，星星点点的路，蜿蜒着，直到我的面前。是的，这无疑是太阳向我伸出的手，顿时，所有黑夜带来的未知和恐惧，刹那间消失殆尽。

海边的人开始多起来了，堆沙堡的孩子发出阵阵笑声，就连海鸟的声音也变得清脆了，太阳再也不躲躲闪闪了，它大步从天边一跃而起，周围的海水全被染红了。唐代诗人韩偓写的“天际霞光入水中，水中天际一时红”，



捉住夏天

程新兵

捕，看谁捕得多，谁就是最厉害的小孩，捕来的蝉儿玩腻了，大多也就放飞了，因为还想着明天还有很多很多的蝉儿可以捕捉。

儿时，我总喜欢捕捉飞舞在夜月的萤火虫，一只只装在玻璃瓶中，仿佛捉住了整个夏天。夜深人静时，漆黑的夜里，一点一闪一闪的亮光，四处移动，那是萤火虫在舞蹈。沟渠边、草地上、大树下，一只又一只萤火虫来了又去，有时一群群飞来，瞬间点亮夜空。捉萤火虫要事先准备一个玻璃瓶，看到萤火虫时，只需打开瓶盖，慢慢靠近，然后把瓶口对着萤火虫，一个俯冲，萤火虫就进去了。瓶中的萤火虫越来越多，宛如一盏盏小灯泡，在夏夜我们用萤火虫做成一只只小灯泡，照亮回家的路。天亮后，陪伴了一宿的萤火虫，我们拿到野外去放飞，静待下一个月夜的到来。

儿时，我总是迷恋母亲菜园里藤架上的瓜果，手捧摘下的成熟瓜

果，仿佛捉住了整个夏天。西红柿最先映入眼帘，红的黄的绿的像开满的鲜花铺满菜畦，一个个又大又圆，挂满枝头。黄瓜最是惊艳，扭动着细长的藤蔓，缀满了一条条鲜绿色的长条，它们形态各异，远远就可以闻到黄瓜的清香。丝瓜架上爬满了瓜蔓，鲜绿的叶子旁边开着一朵朵金灿灿的小花，挂着一根根沉甸甸的丝瓜。还有诱人的辣椒、茄子、长豇豆、南瓜等，它们一起典藏了夏天的密码。拎着菜篮，跟着妈妈去菜园摘菜是儿时最开心的事，看着一个个新鲜的瓜果入篮，仿佛把夏天装进了篮子。

儿时的夏天，我们还去溪流摸鱼儿，去山林逮蜂蝶，去田野捉昆虫，去池塘摘莲蓬，所有的乐趣都在捉上，每一天都从捉开始，从清晨到深夜，都能追寻到捉的快乐。那时的乡村，仿佛夏天就是一个巨大的宝藏，总是有着许许多多的秘密等待开启，等待捕捉，似乎夏天就是这样被捉住的。

夏日于释雅山公园听蝉鸣

贺彦豪

人神态自若、怡然自得地吹奏着笛子，我好奇地走过去与他搭讪：“老人家，你吹的笛子很好听啊！”

老人笑了笑：“你过奖了。”

我接着问：“你学了几年了？”老人一手拿着笛子，一手指着白兰花，说：“我从小就学吹笛子，也不知多久，反正有空闲时间就吹一吹，从企业退休后，我不愁吃不愁穿，来公园散步吹笛子找个乐趣，如今我都80岁了，每天到公园吹一阵子，算是健身锻炼吧。”

我连声说：“好啊！”从老人的身上，看到他热爱生活的良好心态。

哲学家弗里德里希·尼采说过：“生活的收获是生活。”其实我们每天面对柴米油盐，生活的一地鸡毛，怎么才能抛开烦恼，快乐是一种心境，跟财富、年龄与环境无关。从吹笛老人和蝉鸣声中，让我想到人生，尽管生命如此短暂，但要活得“人生感意气，功名复谁论”一样潇洒；活得“像逆水行舟，在险滩礁石密布中勇搏激流”一样精彩，活出一个自己的人样，一切都值了！忽然又想到

蝉的一生，活不过三年五载，然而它倾尽时光来放歌，蝉鸣声声为炎炎夏日增添一丝神秘的色彩。

千古之下，历代的诗人层出不穷，总是把咏蝉励志的一腔情怀向大自然倾诉，他们写出不少动人心弦的咏蝉古诗词流传于世，让后人传诵。“春听鸟声，夏听蝉声，秋听虫声，冬听雪声……方不虚心生耳。”夏日听蝉，不同的人品出不同的人生活况味，有人听出苦难，有人听出欢乐，有人听出悲凉，有人却听出欣喜……“蝉鸣山愈静，鸟鸣林更幽。”蝉声或远或近，或高或低，在幽静的山林里显得更加雄伟嘹亮，澄澈明朗，让人充满对美好希望的遐想！

又如，骆宾王在狱中听蝉：“西陆蝉声唱，南冠客思侵。那堪玄鬓影，来对白头吟。”他听到的是，深秋季节寒蝉叫个不停，蝉声把我这囚徒的愁绪带到远方。怎么能忍受这秋蝉扇动乌黑双翅，对我一头斑斑白发，不尽不止地长吟。他聆听蝉声“露重飞难进，风多响易沉。无人信高洁，谁为表予心？”秋露凝重，蝉儿纵使展开双翼也

难以高飞，寒风瑟瑟，轻易地把它的鸣唱淹没。他呼吁，有谁能相信秋蝉是这样的清廉高洁呢？又有谁能为我这个无辜而清正的人申冤昭雪呢？由此可见，诗人一片述志抒怀之心，苍天为证，日月可鉴。

再如，“早蝉孤抱芳槐叶，噪向残阳意度秋。也任一声催我老，堪听两耳畏吟休。得非下第无高韵，须是青山隐白头。”贾岛借“咏蝉”抒发人生感怀，却另有一番立意深刻与苍凉悲壮的意境。

夏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，照在释雅山公园的草坪上，照在晨练的我的身上，心里一片阳光灿烂；照在早起散步，那个拿着短笛吹奏的老人身上，年青的容光焕发；他虽是耄耋之年，一头银丝宛如一朵白菊花，但在那热烈中，尽情地绽放。他吹奏了《牧民新歌》《扬鞭催马运粮忙》《姑苏行》等一支支又一支曲子，那悦耳的笛声随着蝉鸣声此起彼伏……聆听这笛声与蝉鸣声的美妙协奏曲，带来夏日的清凉，一脸的幸福。

墨香武夷

主办单位：南安市文联 南安市书协 海丝报报社



陈伟华 1994年4月生于康美。福建书协会员，2014年全省书法统考状元、书法硕士。发表《唐代私学书法教育研究》等多篇论文。作品获第二届中华经典诵读大赛“笔墨中国”优秀奖、“孟之蕴——第三届全国书画作品展”优秀奖等。

品评

志之所至，书亦至焉

王守民 泉州师院副教授、硕士生导师

南山山水清淑，自古多文士俊杰。伟华出自康美，虽为女子，下笔却有豪放气，实难能可贵。早期学书，尤从《张玄墓志》入，后慕汉隶之拙趣，追慕日久不舍。

伟华善隶书，其隶书尤以大字最佳。昔读本科时，就尤善取汉碑之博大厚重者，朝临夕摹，落笔稍古人之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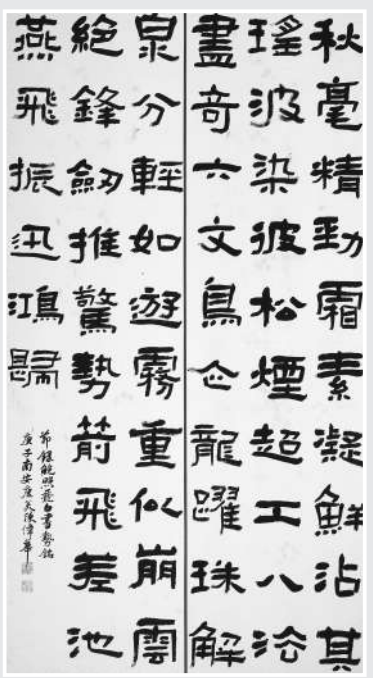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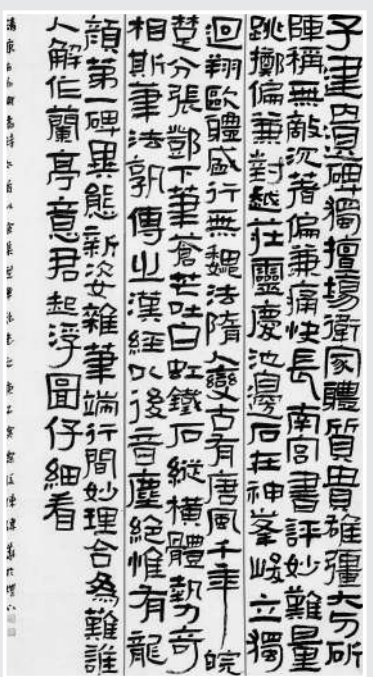
既入研究生班，师法众长，亦颇有新得。其用笔结体初染染时风，笔意稍乏拙趣。复用意于简牍，间或用之；亦能精研于魏碑唐楷，于精微处得古人之用笔妙理。以此理反哺隶书，下笔汉法又臻佳境矣！

余以为隶书之妙在于正与奇，结字之秘，尽在精熟。伟华勤于临池，笔墨变化自然本乎胸臆，其笔墨沉劲，为诸多同辈书手所不及，足见其笔耕之勤。古人云：字之巧处在用笔，尤在用墨。伟华博观古人真迹，正得用笔之妙处。

其隶书结字之体势略显过正，而奇险不足。隶字之奇，在多读帖、在多分析、在多思考即可致焉。伟华隶书之奇，皆似从简牍墨迹中摄取。于取法之变化即见其审美思维的变化。字形愈长，行笔似简牍篆意畅达，清末民国隶书家写隶书之法。吴昌硕、来楚生，皆简法与碑法结合之典型，乃启发陈伟华隶书走向创新思考之先导。

伟华学书有年，至今创作与论文频频获奖。非有天赋与弘毅高志者焉能至哉？她若日后多读书以博己所闻，则下笔必能多得旨趣，终成大雅。

赏鉴



书话

高韵深情，坚质浩气，缺一不可以书。

陈伟华